

一群乡村少年的新年电影

■ 张复林



又到新年了。现在新年的娱乐方式很多,不说别的,仅精彩的贺岁片就能让人们充分感受到节日生活的丰富多彩。这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,新年时要想看场电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我出生在赣西北修河沿岸一个偏僻的小村庄,那时候,电影可是稀奇之物,平时是看不到的,只有到了节日和新年,镇上才放电影,而且电影总是在夜晚放映。遇着新年放电影,从傍晚开始,别说镇上和附近村庄的人,连很远村庄的年轻人也成群结队去观看。为了看上一场新年的电影,我在之前就要下很多“工夫”。

我那时候小,镇上离村里有七八里路,不能独自去看电影,只能让大一点的孩子带着我。为了让他们在新年时愿意带我去看电影,我加入了这些昂首挺胸走在村子中央的少年行列。我们聚集在一起,在村子里游荡,在老祠堂和晒谷坪前的空地上,有板有眼地操练“刀枪”;或者分成两拨,声势浩大地玩“抓特务”、“捉汉奸”的游戏。当然“刀枪”不是真家伙,都是我们自己用选好的木料精心削制的。游戏中,我们混熟了。“投降不投降,我是李向阳!”这是大家游戏时经常从嘴里甩出来的一句经典电影台词。

那时我对电影太着迷了。到了新年放电影时,每次都是从上午就开始算起,下午趁母亲不备溜出门,连晚饭也不敢回家吃,饿着肚子在一些大孩子家里等。等他们一吃完晚饭,相互吆喝着一齐出发时,天都黑得差不多了。这时的乡村,就像罩在一面巨大的锅盖之下。几点如豆

的灯火,在寒冷的黑夜里远远摇曳着,犹如乡村睡着的一些孤独的眼睛。

因为去得晚,我们气喘吁吁赶到镇上时,电影早已开映。电影院门口那个我掂了脚才能够着的售票窗口也早已关闭,只悬着块预告电影的小黑板。无奈,大家只得围着电影院转,不过我们很快就有了办法。绕到电影院背面,有人半蹲马步,搭成人梯,一个个猴子样轻捷地爬上电影院的高墙。就那样稳稳当当,趴在高墙上开着一溜小窗子,尽力探着身子,极度兴奋地往电影院前台的银幕上张望,并第一时间把看到的画面传递给没爬上去的同伴。“解放军发起了冲锋”、“鬼子被摆倒一大片”……少年们叽叽喳喳争相叫嚷着,沉浸在偷看电影的紧张与欢乐之中。借助暗夜的微光,我甚至很清楚地看见,他们冻得通红的脸庞上幸福得无与伦比的笑容。而我则很失望地被冷落在一旁,十分嫉妒地仰望窗子上那些摇头晃脑的黑影,同时很不甘心地把脑袋紧贴着墙根,竖起耳朵,仔细聆听着电影院里传出的各种声音。那时最刺激我的,是轰鸣的枪炮声和嘹亮的军号声。只要听到那些声音,我就会热血沸腾,仿佛看见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,鬼子和一切反动派被打得丢盔弃甲屁滚尿流,纷纷夹着尾巴逃跑了。

这样偷看电影其实是有风险的,我们常常被那位有点秃顶担任电影院管理员的中年男子发现。那个人总是嘶哑着嗓子老远叫喊着,手中晃着个自制的三节手电筒,一面高高扬一根粗木

快乐的外婆

■ 黄蓓

每个人对快乐的理解不一样。有人说,快乐就是寻一个恬淡温暖的处所,将心沉淀在时光中,读懂春夏秋冬的禅意,品味这人世情长;又有人说,快乐就是在青山碧水间,心怀一缕阳光,手捧一卷书香,安静下来,将大千繁华览尽;还有人说,快乐就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举杯邀明月,美酒三百杯……但在我看来,快乐就是像外婆从前一样尽心尽责地干好工作。

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外婆家度过。外婆家是个热闹的大家庭,有外婆外公,还有舅舅舅妈和梦梦表妹。这个大家庭里,话语最多的是外婆,她是个皱纹爬满脸却又饱含童心的快乐老人。我很幸福地经常听她讲她年轻时的故事。外婆讲得眉飞色舞,我也听得津津有味……

小时候,外婆经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蓓蓓,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啊,太幸福了,我真是很担心你们长大了怎么办哟。”面对一个在家里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的我,外婆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合情合理。

外婆年轻时曾是党的基层干部,入党誓词背得滚瓜烂熟,她还把毛主席塑像“请”在了房间里

最高的五斗柜上。

外婆三十多岁时,在塘山乡和车桥乡工作。塘山和车桥是德安县最偏远的两个乡镇,虽然吃了很多苦,但当时的外婆在那里工作得特别愉快。先说塘山吧,那时的她,对工作满是激情。那个年代,没有手机,没有班车,假如县委发个电报或寄个挂号信到乡里通知她开会的话,外婆会在凌晨3点起床,然后,徒步从塘山走到县城开会。外婆和同事们一起,有说有笑地从天黑走到天明,激情满满赶到县委开会。直到现在,外婆还经常和她原先的同事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,虽然她们现在都已弯腰驼背、白发苍苍,但每每聚在一起,共同回忆当年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,她们都是那么开心,她们的感情是那么的真挚,令一旁的我无比羡慕。

在车桥,有一年的大年二十九,外婆心想,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,我再去给那些贫苦农家送些大米吧,万一他们家的米不够吃呢?那天雪大路滑,家人都劝外婆别外出,但外婆执意要去,结果在雪地里重重滑了一跤,把腿给摔断了,至今都

我家的书缘

■ 吕宜杰

我把读书的机会叫做书缘,就是人与书之间的缘分。有缘无缘,缘深缘浅,人各不同。不同的时代书缘也不同,同一个人、同一个家庭,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书缘。我家的书缘经历了从无到有、代代提升的发展过程,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,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的发展过程。

我的父母一天学都没上过。我们兄弟四人中,大哥在旧社会生活了22年,二哥在旧社会生活了19年,都没上过学,那时候我家是一个文盲家庭。我家人上学,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大哥和我开始的。经过土地改革分田分地,家里有了余粮,父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送大哥和我上学。年龄偏大的三哥读到初一,我读到高中毕业。

我们的儿女们,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号角长大的,家里虽然收入不高,但平稳安定,孩子们的书缘自然比我兄弟强,他们多半读到了高中毕业以上。我的长子还读到了研究生毕业,获得硕士学位,他是全村最早的一名硕士。

书缘真正好的是我兄弟的孙辈们,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幸运儿。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人们收入高了,都愿意首先把钱用到子女教育上,孙辈中年龄大些的多数人读到了大学毕业以上,年龄小的正在为考大学而努力,他们的书缘明显领先于儿辈。

上学是书缘,自学也是书缘,而且是更自觉的书缘。大哥二哥从来没有上过学,过去的农业生产也对文化没有太高的要求。实践往往充富人与书之间的书缘。大哥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后,二哥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被推选为合作社社长以后,没有文化就明显不能适应工作需要。许多革命道理、斗争策略、党的方针政策都要有一定的文化才能掌握。在组织的关怀和支持下,他们坚持自学,边工作边读书,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。他们焚膏继晷,字典翻烂了就买新的。大哥有一次学到深夜,走到外面伸伸腰,看到天已经亮了,就到街上去买早点。走到街上发现寂然无人,只有一家做面食的开了门。他问老板有没有馒头卖?老板说我刚起来做面,哪有那么快?大哥说天都亮了,你怎么刚起来?老板说现在刚凌晨三点,这是天气晴朗,月光大,离天亮还早着呢。这时大哥才知道自己潜心读书,忘记了时间的早晚了。大哥二哥经过刻苦自学,硬是学到了基本适应工作需要的文化知识。他们坚持自学,使我们兄弟的书缘远远超过了父辈。

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,知识的更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,社会实践对人的文化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读书成为人们紧迫的任务。与此同时,党和国家推行科教兴国战略,特别重视公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

全面发展,通过开办电大、夜大、函大、成人高考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途径,给人们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,这就使得人们边实践、边读书有了有利有效的机会和形式。我兄弟的几个只读到高中毕业的子女,全部通过“五大”途径,取得了大专以上学历文凭。这样,我家的书缘就出现了第二次比较。我的三个哥哥因为年龄关系,都没有参加“五大”学习,只有我自己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,这使得子女们的书缘在整体上与我兄弟进一步拉开了距离,比我们强得多了。父辈强过祖辈,儿辈强过父辈,孙辈强过儿辈。孙辈们赢在全日制教育上,他们是实打实地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读书人。重孙辈年龄大的正在上学,如朝阳般灿烂,他们肯定会强过孙辈。

我父母名下这个大家庭中的四五十口人,基本都读到高中毕业以上,多数人获得大专以上学历文凭,其中还有一名博士、三名硕士、三名学士。我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,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中的一个。我家书缘的特点是,一代强过一代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。从一张白纸到书香沁人,从文盲家庭到硕博皆有,每一步都是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进步的。

如今,我虽然已经须发皆白了,但读书看报仍然是每天最重要的生活内容。



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

主办单位:九江市委宣传部、九江日报社、九江市文联
协办单位: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棍,凶巴巴地扑将过来,粗蛮的身板带起一阵旋风。这时,大家就发出一阵十分夸张的尖叫,雀鸟般四散而去。不过在我的记忆中,那根粗木棍似乎从没真正落在谁的身上。

四散过后,大家又很快聚集到电影院门口。我们知道电影很快就要散场了,电影院的大门往往会提前几分钟打开。在那扇焊了铁条的厚大门推开的一刹那,早已摆好箭步的我们,会一窝蜂地欢呼着涌进去,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朝电影院的前台冲去。此时电影院里还没有开灯,黑灯瞎火的,有人会被电影院里东倒西歪的长条凳绊得人仰马翻,但谁也顾不得。往往是当我们兴冲冲地冲到前台,占据了有利位置,开始睁大眼睛盯着那块白色的银幕时,我们看见的却是“剧终”两个字。银幕上,“剧终”两字由小到大由远及近,最后定格为一个特写镜头,金光闪闪地占据着整块银幕。电影结束了,紧接着电影院里的灯也全亮了,映着少年们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膛。少年们吐着舌头,有点不甘,有点害羞,你瞧着我,我瞧着你,乌溜溜的眼珠四处转着,谁也不愿相信电影真的结束了。

在一种恋恋不舍的心绪中,我们也曾短暂地眼红过那些生活在镇上的孩子,因为他们可以幸福地看到一场又一场完整的电影。可是当我们从拥挤的人群中钻出电影院,迅疾穿过镇西头那段古老的青石板路,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飞奔起来时,就早已忘却了那部从剧终开始的电影,全都沉浸在乡村寂静的黑夜里不知疲倦的奔跑之中。

四野一片静寂。大家在乡村的土路上相互追逐着,莫名而快活地呼喊,对这一晚只看了几眼的电影侃侃一通。而我则遗憾着自己没能爬上电影院的高墙,没有从那一溜神秘的小窗子里望见电影,只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电影的声音,极力想象它的画面、细节和片段。透过头顶上那片早已昏睡而暗淡的星空,那些彰显着青春初期少年们躁动与不安的声音,在乡村寂静的黑夜里传得很远……

回想起来,那时候看场电影多么不容易。今天,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电影早已是寻常之物,家庭影院也走进了千家万户,看电影甚至不用专门走进电影院,只要坐在家,手中遥控器一摁,就可以看到喜欢的电影。我的幸福感不禁油然而生。

有严重的后遗症,但她始终乐呵呵地坚持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……

如今,外婆已经90岁了,虽然牙也没了,嘴也半歪着,但她每天都听京剧,或哼着小曲儿,或搂着一本诗歌朗诵,或缝补衣服,或到家里楼上的院子里浇花,或到楼下的马路上扫地,反正外婆总是不让自己闲着,过得特别充实,活得特别开心。她还总是念想着年轻时干工作的模样,有时嘴里突然冒出一句:“如今的道路修得这么好,四通八达的,交通工具也这么发达,想不通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还会有开会迟到的?我那个时候工作啊,只有提前到会场的,从来没有开会迟到的。每一项工作,总是不折不扣地提前做好,从不拖欠!”

从小耳濡目染,外婆对我的影响自然很大。参加工作以后,我一直把外婆平时的教导作为对我的鞭策,把她从前的工作精神作为对我的激励。我喜欢用微笑迎接每一个清晨的到来,因为我知道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。我开开心心踏出门,去迎接每一天的工作。

爱好音乐的爸妈

■ 王菊芬

父亲和母亲都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:自学,虽然成才谈不上,但成长是必然的……

小时候,我们家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就是音乐声不绝于耳。那时候父母经营着小店,生意还不错,于是我们家成了周围邻居中最早买电视机的人。那时的电视是黑白的,既是用来看的,更是用来听的,一到有音乐声响起来的时候,父母便把声音打得大大的。

为了听觉效果更佳,更专业,父母买来了老式的唱片机,那个时候家里一擦擦的那种老式唱片,什么苏小明、蒋大为的歌曲天天在家萦绕。上世纪90年代初,听说九江街上流行着音响,忘记了是哪天,只记得很冷,父母白天经营了一天,晚上不顾疲倦开着三轮摩托车把一家人带着一起去了街上,购置了一台新音响。记得那天晚上回来后,我们一家都很兴奋,父母一直循环播放着《阿里巴巴》这首歌的磁带到深夜。直到如今,一想起来“阿里阿里巴巴,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……”这样的歌词,似乎还不绝于耳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,黑白电视机不好看了,父母又决定晚上去九江街上采购一台新彩电回来。29寸的大彩电到家后,我们一家又是兴奋地看了一晚上。也许是累了,看着看着,母亲睡着了。一首《九月九的酒》唱起来,突然,母亲从床上爬了起来,搓着眼睛问我们,“这是什么歌,太好听了,把我听醒了……”这个事情至今还经常被我们姐弟拿出来逗逗母亲。

父亲对单纯地听音乐不满足了,后来还入手了第一把二胡,开始了二胡自学史。我们建议他拉点流行歌曲,于是家里就多了很多本流行歌曲乐谱。孙儿们小的时候每次放在他那里住的时候,他都要进行音乐的“熏陶”,以至于都学会了唱《心雨》、《轻轻地告诉你》,还有《纤夫的爱》,虽然唱得都跑了调,但是孩子们开心极了。

智能手机的出现使生活变了样,母亲不再局限于在电视机前听歌曲。因大音响时间播放长了会扰民,母亲就用手机连上小音箱,在厨房里边听歌边做饭,你能感觉到她是笑着把饭做完的。

三四年,“全民K歌”软件的出现,彻底勾起了两位老人的音乐情节。母亲从小没读过书,凭着自己聪明的头脑练习了打算盘、会写数字和名字,我们已然佩服。为了唱会歌,唱好歌,60岁的母亲硬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和向父亲的请教,记下了几十首歌词,唱会了二百多首歌曲。老夫妻俩一起驰骋在他们的那些老友圈里,成了名符其实的一对“麦霸”,家里的演唱装备也一步步升级,有大型可拖动的、有中型可手提的、还有迷你背包型的,适合各种场合,应有尽有,看得我目瞪口呆。偶尔家里还会自行举办小型演唱会,父亲拉着跑调的二胡,母亲唱着喜爱的流行歌曲,气氛让我们年轻人都羡慕不已。

前几天,母亲对我说,我和你爸都在农村,没有正式工作,前面交了社保,现在也能领退休金了。拥有如此美好的生活,真的要感谢国家的繁荣昌盛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我和你爸决定近期目标是好好学唱红歌,而且把唱歌设备拉出去跟大家一起唱,让大家来唱红歌,为国家加油添彩!

她的一番话,让我想起了过去、现在和将来,久久不能平静……

谒狼牙山五勇士纪念碑(同题)

■ 段兴朝

棋盘岭外敌猖狂,数万苍生急转场。
锐旅寻机速暴寇,骁雄诱伏战重冈。
赴汤蹈火驱强虏,取义舍身成国殇。
大写泱泱民族气,丰碑不朽共天长。

■ 欧阳毛荣

国耻民冤浊浪里,狼烟万里起狂飙。
悲歌动地鸣金镝,烽火连天卷血潮。
浩浩雄心雷怒吼,腾腾铁骑士昂骠。
飞身一跃千秋恨,大义长存日月昭。

■ 卢家贤

火炬花开采新,当年血色未曾泯。
敌军天种三光策,勇士惊天一跃身。
死在当时忘小我,留诸后代有精神。
中元万众同来祭,五位英魂举国亲。

■ 李瑞河

效死忠臣誓不还,奈何君主弃重关。
城乡惨淡民生薄,寇盗猖狂国运艰。
匝地秋风寒易水,连天烽火暗祁山。
悲情一跌惊神鬼,若下犹看血色殷。

■ 崔德煌

能将生命赴艰危,竟引倭兵向险崖。
壮士当年犹战死,祁山无处不伤悲。
风吟易水声堪烈,弹啸中原节亦奇。
岁在清明须记起,雄魂千古附高碑。

